

社

1.22.4

514



唐會要

卷五十六至五十九

省號下

起居郎

起居舍人

左右補闕拾遺

符寶郎

翰林院

尚書省諸司

唐會要卷五十六

宋

王

溥

撰



起居郎起居舍人

貞觀二年移起居舍人於門下省改為起居郎顯慶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又改為中書省起居舍人兩員品同起居郎龍朔三年改為左右史咸亨元年復為起居舍人天授元年又改為左右史神龍元年復為起居舍人焉

蘇氏曰貞觀中每日仗退後太宗與宰臣叅議政事

卽令起居郎一人執簡記錄由是貞觀注記政事稱
爲畢備及高宗朝會端拱無言有司唯奏辭見一事
其後許敬宗李義府用權多妄論奏恐史官直書其
短遂奏令隨仗便出不得備聞機務因爲故事

貞觀元年上問中書令房元齡曰往者周隋制勅文案
並不在元齡對曰義寧之初官曹草創將充故紙雜用
今見並無太宗曰周隋官蔭今並收叙文案旣無若爲
憑據因問中書侍郎劉林甫曰蕭何入關先收圖籍卿
多日在內何因許行此事林甫對曰臣當時任起居舍

人不知省事上謂公卿曰爲長官不可自專自專必敗
臨天下亦爾每事須在下量之至如林甫卽推不知也
又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卽思此言於百姓
有利益否所以不能多言給事中兼起居杜正倫進曰
君舉必書言存左史臣職當修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
陛下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直當今有
損於百姓願陛下慎之上大悅

開元十五年禮部尚書蘇頌卒優贈之制不出起居舍
人韋述上疏曰臣伏見貞觀永徽之時每有公卿大臣

薨卒皆輟朝舉哀所以成終始之恩厚君臣之義也上有旌賢錄舊之德下有生榮死哀之美列於史冊以示將來故禮部尚書蘇頌累葉輔弼世傳忠清頌又伏事軒陛二十餘載入叅謨猷出總藩牧誠績斯著搢履無虧天不憖遺奄違聖代伏願陛下思惟蓋之舊念股肱之親循先朝之盛事鑒晉平之遠跡爲之輟朝舉哀以明同體之義使歿者荷德於泉壤存者盡節於周行凡百卿士孰不幸甚上卽日舉哀洛城南門輟朝兩日贈尚書右丞相

貞元十二年正月宰相賈耽盧邁皆假故趙憬獨對延英上問曰近日起居所注記何事憬奏曰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人君動止有言有事隨卽記錄今起居之職是也國朝自永徽以後起居雖得對仗承旨仗下後謀議皆不得聞其所注記但於制敕內採錄更無他事所以長壽中姚璿知政事以爲親承德音謨訓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無從得書遂請仗下後所言軍事政要專知撰錄號爲時政記每月送史館無何此事又廢上曰君舉必書義存勸誡既有時政紀宰相宜依故事爲之

元和十二年九月勅記言記事史官是職昭其法誠著在典常如聞近者難得詳實思有釐改用存舊章舉而必書朕所深望自今以後每坐日宰臣及諸司對後如有事可備勸誠合紀述者委其日承旨宰相宣示左右起居令其綴錄仍准舊例每季送史館以爲常例自隋氏因前代史官有起居注故置起居舍人以紀君舉國朝因之貞觀初置郎而省舍人顯慶中始兩置之分侍左右仗下秉筆隨相入禁殿命令謨猷皆得詳錄若伏在紫宸閣內則夾香案分立殿下正直第二螭首和墨

濡翰皆卽螭首之坳處由是諺傳謂螭頭有水官旣密侍號爲清美承徽之後始與百官仗下俱退長壽年中姚璿爲相以史官不聞獻替表請宰臣一人撰錄軍國政要號爲時政紀隨月移之史官館及起居旣錄自宰臣事同銘述於是推美讓善之義行而信史直書之義闕旣而歲月稍久樞務復繁注記漸簡未幾皆廢其後執事者時或修綴百無一二而左史所守猶因於制敕時存筆削至於左史職在記言但編集詔書繕寫而已至是起居舍人庾敬休上疏求復故事累請於時宰臣

唐會要 卷三十一 四
皆樂復焉既陳奏而制行故事漸復公議稱美

十四年十月出起居舍人裴潏爲江陵命上近年垂意方士及李道古薦柳泌上益信金丹藥石之說推心腹之無疑焉先潏抗疏論諫聽用方士故及於貶或有竊知者傳言時頗惜之其疏曰臣聞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共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故上自黃帝顓頊堯舜禹湯下及文王武王咸以功濟生靈德配天地故皆報之以上壽垂祚於無疆伏惟陛下以大孝安宗廟以至仁育黎元自踐阼以來剗積世之妖兇開削平之

洪業而又敬禮宰輔待以始終內能大斷外寬小故夫此神功聖化皆自古聖主明君所不能及今陛下躬親行之實光映千古矣是則天地神祇必報陛下以山岳之壽宗廟聖靈必福陛下以億萬之齡四海蒼生成祈陛下以覆載之永自然萬靈保佑聖壽無疆伏見自去年已來諸處薦藥術之士有崑山甫柳泌等或更相稱引迄今薦送漸多臣伏見以真仙有道之士皆匿其名姓無求於世潛遁山林滅影雲壑唯恐人見唯恐人聞豈有干謁公卿自鬻其術今者所奏有夸衒其藥術者

必非知道之士咸爲求利而來自言飛鍊爲神以誘權
貴賄賂大言怪論驚聽惑時及其假僞敗露曾不耻於
遁逃如此情狀豈可深信其術親創其藥哉禮曰夫人
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春秋左氏傳曰味以行氣氣
以食志又曰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濟之
以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夫三牲五穀稟自五行發爲
五味蓋天地生以奉人是以聖人節而食之以致康強
之福若夫石藥者前聖以之療疾蓋非常食之物况金
石皆含酷烈熱毒之性加之燒治動經歲月旣兼烈火

之氣必恐難爲防制若乃遠徵前史則秦漢之君皆信
方士至如盧生徐福欒大李少君其後世奸僞事發其
藥竟無所成事著史記漢書皆可驗視禮曰君之藥臣
先嘗之親之藥子先嘗之臣子一也臣願所有金丹之
藥伏乞先令鍊藥人及所薦之人皆先服一年以考真
僞則自然明驗矣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
陛下合日月照臨之明稟乾元利貞之德崇正若昔南
受諫如轉規是必發精金之刃斷可疑之網所有藥術
虛誕之徒伏乞特賜罷遣禁其幻惑使浮雲盡徹朗日

唐會要 卷三
增輝道化侔藝農悠久配天地實在於此矣伏以貞觀
以來左右起居有褚遂良杜正倫呂向韋述等咸能竭
其忠誠悉心規諫小臣謬忝侍從職奉侍臣之中最近
左右傳曰近臣盡規則近侍之臣上達忠款實本職也
太和九年十二月勅官令起居郎起居舍人准故事入
閣日賫紙筆於螭頭下記言記事

開成三年魏謩曰左補闕授起居舍人紫宸中謝日文
宗謂之曰以卿論事忠切有文貞之風故不循月限授
此官又謂之曰卿家有何舊圖書詔謩對曰比多失墜

惟簪笏見存上遂令進來時宰相鄭覃奏曰在人不在
笏文宗曰鄭覃殊不會我意此卽甘棠之義非在笏也
謩將退又召誠之曰事有不當卽諫論奏對曰臣頃爲
諫官合伸規諷今爲起居職在記言臣不敢輒輸職分
文宗曰凡兩省官並合論事勿拘此言尋以本官兼值
宏文館

大中六年九月勅郎官御史遺補皆有月限唯起居未
有分明制置自今以後特恩超擢外宜中滿二十個月
爲改轉

左右補闕拾遺

垂拱元年二月二十九日敕記言書事每切于旁求補闕拾遺未宏于注選瞻言共理必藉衆才寄以登賢期之進善可置左右補闕各二員從七品左右拾遺各二人從八品上掌供奉諷諫行列次于左右史之下仍附于令至天授二年二月五日各加置三員通前五員大曆四年十二月一日補闕拾遺各置內供奉兩員又七年五月十一日敕補闕拾遺宜各加置兩員

天授三年左補闕薛謙光上疏曰戎夏不雜自古所誠

夷狄無信易動難安故斥居塞外不遷中國前史所稱其來已久然而帝德廣被有時朝謁願受向化之誠請納梯山之禮貢事畢則歸其父母之國導以指南之車此三王之盛典也自漢魏以後遂草其風務飾虛名徵求侍子諭令解辯使襲衣冠築室京師不令歸國此又中葉之故事也較其利害則三王是而漢魏非論其得失則拒邊長而徵質短殷鑒在乎徃世豈可不懷經遠之慮哉昔郭欽獻策於武皇江統納簡於惠主咸以爲夷狄處中夏必爲變更晉武不納二臣之遠策好慕向

化之虛名縱其習史漢等書官之以五部都尉皆失計也竊惟突厥吐蕃契丹等往因入侍並叨殊獎或執戟丹墀策名戎秩或曳裾序高步黌門服改氈裘語兼中夏明習漢法覩衣冠之儀目擊朝章知經國之要窺成敗於圖史察安危於古今識邊塞之盈虛知山川之險易或委以經畧之功令其展效或矜其首邱之志放使歸蕃於國家雖有冠帶之名在夷狄廣其從橫之智雖有慕化之美苟悅於當時而狼子孤恩旋生於過後及歸部落鮮不稱兵邊鄙罹災實由於此故老子曰國

家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在於齊民猶不以示之況於夷狄乎又按漢桓帝遷五部匈奴於汾晉其後卒有劉石之難向使五部不徙則晉祚猶未可量也鮮卑不遷幽州則慕容無中原之僭又按漢書陳湯云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樸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工然猶三而當一由是言之利兵尚不可使胡人得法况處之中國而使其習見哉臣竊計漢初冒頓之強盛乘中國之虛弊高祖餒厄平城而冒頓不能入中國者何也非兵不足以侵諸夏力不足以破汾晉其所以解圍而

唐會要 卷九
縱高祖者爲不習中土之風不安中國之美生長積漠
之北以穹廬賢於城邑以毳罽美於章紱旣安其所習
而樂其所生是以無窺中國之心者爲生不在漢故也
豈有心不樂漢而欲深入者乎劉元海五部離散之餘
而卒能自振於中國者爲少居內地明習漢法元海悅
漢而漢亦悅之一朝背誕四面響應遂鄙單于之號竊
帝王之寶賤沙漠而不居擁平陽而鼎峙者爲居漢故
也向使元海不曾內徙正當刼邊人繒絺麴葉以歸陰
山之北安能使王彌崔懿爲其用邪當今皇風遐覃含

識革面凡有虺性莫不懷馴方使由余効忠日殫盡節
以愚臣慮者國家方傳無窮之祚於後脫備守不謹邊
防失圖則夷狄稱兵不在方外非所以肥中國削四夷
經營萬乘之業貽厥孫謀之道也臣愚以爲願充侍子
者一皆禁絕必若在中國亦可使歸蕃則夷人保疆邊
邑無事矣

通天二年六月孫萬榮寇陷河北數州河內王懿宗擁
兵不敢進比賊散懿宗奏請族誅滄瀛等州百姓爲註
誤者左拾遺王求禮廷折之曰此百姓等素無良吏教

唐會要 卷一百一十五
習城池又不完固則畏懼苟且從之今請殺之切將違背天道而懿宗擁強兵十餘萬聞賊將至輒退走保城池罪當誅戮今乃移禍於草澤誑誤之人以求自免豈是爲臣之道請先斬懿宗以謝河北百姓羣官愕然謂之切當遂令魏州刺史狄仁傑无使安撫流移後聖歷二年右補闕朱敬則告絕羅織之徒上疏曰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彊公室棄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日愛功急耕疾戰人繁國富遂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薄可施於趨進變詐

可陳於攻戰兵猶火也不戢自焚况鋒鏑已銷石城又毀諒可易之以寬秦潤之以淳和八風之樂以柔之三代之禮以導之秦旣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之事漢王也嘗滎陽成臯之間糧饋已窮智勇俱困不敢開一說効一奇進豪猾之材薦貪暴之客及區宇適平干戈向戢金鼓之聲未歇傷痍之病尙聞二子顧盼雍容綽有餘態乃陳詩書說禮樂闡王道謀帝圖高皇帝忿然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乎對曰陛下馬上得之安可馬上治之

乎高皇默然於是陸賈著新語叔孫通定禮儀始知天子之尊方覺皇帝之貴此則知變之善也向使高祖非二子而不收置詩書而不顧重攻戰之吏尊首級之材復道爭功張良已知其變拔劍擊柱吾屬不得無謀卽晷漏難逾何十二帝乎亡秦是續何二百年乎故曰仁義者聖人之蘧廬禮樂者聖人之陳迹然則祝詞向畢芻狗須焚淳精已流糟粕可棄仁義尙舍况輕於此者乎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二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峻刑名不可摧奸息暴故置神靈

以開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助直無罪不除人心保能無妖不戮以茲妙算窮造化之幽深用此神謀入天人之秘術故能計不下席聽不出闈蒼生晏然紫宸易主大哉偉哉無得而稱也豈比造攻鳴條大戰牧野血變草木頭折不周可同年而語乎然而急趨無善跡膠柱少和聲拯溺不規行療饑非鼎食卽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覽蘧廬之須毀見機而作豈勞終日乎陛下必不可偃蹇太平徘徊中路伏願改

唐會要 卷三
法制立章程下怡愉之詞流曠蕩之澤刊萋菲之牙角
頓奸險之鋒鏃杜告訐之源絕羅織之迹使天下蒼生
坦然大悅豈不樂哉

神龍元年二月十四日追贈后父韋元貞爲上洛郡王
左拾遺賈受上疏諫曰臣聞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
假人其非劉氏而王自古盟書所棄今陛下創制謀始
垂範將來爲皇王之令圖子孫之明鏡匡復未幾后父
有私臣庸愚何知不可史官執簡必直書今萬姓顛然
聞一善令莫不歌頌向風忻然慕化日恐不及陛下奈

何行私惠使樵夫議之而先朝贈太原王殷鑒不遠固
雲生於膚寸使木起於蘖栽誠可惜也如渙汗已行憚
改成命臣望皇后抗表固辭使天下知宏讓之風彤管
著謙冲之德是則巍巍聖鑒無得而稱

三年八月節愍太子誅後兵部尚書宗楚客侍御史冉
祖雍共誣安國相王及太平公主與太子連謀請收付
制獄右補闕吳兢上疏曰臣聞庶物不可以自生陰陽
以之亭育大寧不可以獨守子弟成其藩翰武王聖主
也成王賢嗣也然封建魯衛以匡社稷所以龜鼎相傳

七百餘載始皇絕昭襄之業承戰爭之弊忽先王之典制比宗親於黔首孤立無輔二代而亡及諸呂用權將傾劉氏朱虛爲其心腹絳侯作其爪牙劉氏復安豈非宗子之力國之安危在於藩屏故設官分職先親後疎且安國相王者陛下之同氣六合至廣親莫加焉今賊臣同謀欲寘極法此禍亂之漸不可不察伏願陛下降明旨曉羣邪下全棠棣之美上慰罔極之心則羣生幸甚

景雲二年左補闕辛替否論時政上疏曰臣請以有唐

以來治國之得失陛下之所眼見者以言爲陛下聽之太宗文皇帝陛下之祖得至治之體設簡要之方省其官清其吏舉天下之職司無一虛授用天下之財帛無一枉費不多造寺觀而福德日至不多度僧尼而殃咎自滅自古帝王未有若斯之神聖也陛下何不取而則之孝和皇帝陛下之兄居先人之業忽先人之化不取賢良之言而恣妻女之意官爵非擇虛食祿者數千人封建無功妄食土者百餘戶造寺不止枉費錢者數百億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數千萬倉不停卒歲之儲庫不

停兩年之吊奪百姓口中之食以養貧殘剥萬人體上之衣以塗土木於是人怨神怒水旱不調享國不永受終於兇婦人此陛下之所眼目何不棄而改之今陛下族阿韋之兇宗而不改阿韋之亂政忍棄太宗文皇帝之治本不忍棄孝和之亂階陛下又何以繼祖宗而觀萬國昔陛下在阿韋之時危亡是懼常切齒於羣兇今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內不改羣兇之事臣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也先朝之時愚智知敗人雖有口而不敢言言未發聲禍將及矣韋月將受誅於刑獄燕欽融見殺於

紫廷此人皆不惜其身而納忠於主身既死矣主亦危矣是故先朝誅之陛下賞之是陛下知直言之事有裨於國臣今日愚言亦當代之直伏惟察之

先天元年正月大酺睿宗御安福門觀百司酺宴經月不息右拾遺嚴挺之上疏曰夫酺者因人所利合釀爲歡無相奪倫不致生弊且臣卜其書史策猶存君舉必書帝王重慎今乃暴衣冠於路上置妓樂於中宵雜鄭衛之音縱娼優之樂陛下還淳復古宵衣旰食不矜細行恐非聖德所宜臣以爲一不可也雖則警夜伐鼓通

唐會要 卷三
晨以備非常古之善教今陛下不深惟戒慎輕違動息
重門弛禁巨猾多徒倘有躍馬奔車流言駭叫一塵聽
覽有累宸衷臣以爲二不可也且一人向隅滿堂不樂
一物失所納隍增慮倘令有司跛倚下人饑倦陛下近
猶不恤况於遠乎臣以爲三不可也其元正首祚大禮
頻光百姓顛顛咸謂業盛配天功垂曠代今陛下恩已
薄於衆望哺則過於往年王公大人各承微旨州縣坊
曲競爲課稅損萬民之財營百戲之資臣以爲四不可
也欽願晝則歡娛暮令休息若令兼夜無益聖明從之

廣德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敕諫官令每月一上封事指
陳時政得失

永泰元年正月二十三日敕諫官奏事不須限官品次
第于每月奏事官數內聽一人奏對

大曆十二年四月十二日敕自今以後諫官所獻封事
不限早晚任封狀以進

十二年七月賜右補闕姚南仲緋遷左拾遺何士幹爲
左補闕時葬貞懿皇后代宗恩寵所屬令繕陵寢邇章
敬寺後爲遊幸近地左右莫敢言南仲等上疏極諫代

唐會要 卷三十一
宗覽表歎息立從其議因錫南仲緋遷十幹之官以褒
之是日遣內常侍吳承清宣諭百僚令付史館
元和元年九月以拾遺杜從郁爲祕書丞郁司徒佑之
子初自太子司議郎爲左補闕右拾遺崔羣韋貫之左
拾遺獨孤郁等上疏以爲宰相之子不合爲諫諍之官
于是降左拾遺羣等又奏云拾遺與補闕雖資品不同
而皆是諫官父爲宰相而子爲諫官若政有得失不可
使子論父于是改授

十五年八月山陵始復土先是追邠寧節度使李光顏

徐泗節度使李愬赴闕或言欲及重陽節與百寮內宴
拾遺李珣宇文鼎温會韋瓘馮約等上疏曰臣聞人臣
之節本於忠藎苟有所見卽宜上陳况臣等爲陛下諫
官食陛下美祿豈得隱默孤負恩榮臣聞諸道路不知
信否皆云追光愬及重陽令節欲內宴百寮倘誠有之
乃陛下親羣臣宏德澤之慈旨也然使以元朔未改園
陵尙新雖陛下當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
之制猶服心喪遵同軌之會適去于中邦告遠夷之使
未復其來命邊密弛禁蓋爲齊民合讌內廷事將未可

唐會要
夫明主行爲天下則言爲天下法臣恐王言忽降其出
如綸苟秦皇猷徒彰直諫臣等是以昧死上聞曲突徙
薪義實在此其李光顏李愬久統戎旅皆有忠勞今者
時當盛秋務拓邊寇及至之日陛下降恩召見詢訪才
謀褒其舊勲付以疆事如此則與夫歌鐘賜宴酒食邀
歡固不同年而語矣臣竊見陛下自臨御以來旃號發
令無非孝治因心屢形於詔敕行已實感於人倫惟在
夜真戎後呆全聖德臣等不敢緘默輒貢狂言懼不允
當伏待刑憲

寶曆元年閏七月右拾遺薛廷老與同僚入閣奏事曰
臣伏見近日除拜往往不由中書進擬或是宣出伏恐
紀綱漸壞奸邪恣行上曰更諫何事拾遺舒元褒曰近
日宮室修造太多廷老曰臣等職在諫官凡有所聞卽
合論奏乞勿罪其言上改容勞之

其年十一月以右拾遺內供奉史館修撰薛廷老爲河
中府臨晉令時鄭權因交通鄭注得嶺南節度權到鎮
後盡以府庫所有輦送京師酬遺權幸廷老聞知上疏
請按由是釁結中外人盡危之廷老性本強直未幾又

夫明主行爲天下則言爲天下法臣恐王言忽降其出如綸苟棄皇猷徒彰直諫臣等是以昧死上聞曲突徙薪義實在此其李光顏李愬久統戎旅皆有忠勞今者時當盛秋務拓邊寇及至之日陛下降恩召見詢訪才謀褒其舊勲付以疆事如此則與夫歌鐘賜宴酒食邀歡固不同年而語矣臣竊見陛下自臨御以來旃號發令無非孝治因心屢形於詔敕行已實感於人倫惟在敬慎威儀保全聖德臣等不敢緘默輒貢狂言懼不允當伏待刑憲

寶曆元年閏七月右拾遺薛廷老與同僚入閣奏事曰臣伏見近日除拜往往不由中書進擬或是宣出伏恐紀綱漸壞奸邪恣行上曰更諫何事拾遺舒元褒曰近日宮室修造太多廷老曰臣等職在諫官凡有所聞卽合論奏乞勿罪其言上改容勞之

其年十一月以右拾遺內供奉史館修撰薛廷老爲河中府臨晉令時鄭權因交通鄭注得嶺南節度權判鎮後盡以府庫所有輦送京師酬遺權幸廷老聞知上疏請按由是釁結中外人盡危之廷老性本強直未幾又

唐會要卷之九十一
諷張權與程昔範不宜居諫官之列事皆不行遂自請
假滿十旬爲宰相李逢吉所出

二年九月以新授濠州刺史陳岵爲大常少卿岵常好
釋氏學佛經中尤好維摩自爲有得卽加注釋輒復上
獻遂有宣令與好官乃追前命列在清賢羣議紛然諫
官劉寬夫等七人同疏論曰岵來由徑求事因供奉僧
進經上覽疏奏謂不直言宜與宰相等云陳岵所進經
實不因僧諫官何處得此語卿等可卽勘問并推排頭
首奏來左補闕劉寬夫上表自言昨論岵之時不記得

先後唯執筆草狀卽是微臣今旣論事不合臣甘當罪
若今尋究根本自相推排恐或遽相誣執有損事體凡
所論差誤臣盡甘當罪疏奏敕諫官六人各罰一季俸
劉寬夫獨能當罪釋放然岵尋改少府監

太和元年十一月勅以右補闕高允中爲侍御史允中
自爲諫官甚舉職業危言直論不避時忌寶厯中常上
疏云東頭勢重于南衙樞密權傾于宰相敬宗驚悟久
之雖無明賞而直名昭然人情危懼恐有禍及終致非
辜至是稍遷正人相賀

三年五月左拾遺舒元褒等奏今年四月左補闕李虞
與御史中丞溫造街中相逢溫造怒李虞不迴避遂提
李虞祇承人車從送臺中禁身一宿決脊杖十下者臣
等謹按國朝故事供奉官行除宰相外無迴避今溫造
滅棄朝廷典故陵陛下近臣恣行胸臆曾無畏忌伏以
事雖小而關分理者不可失也分理一失亂由之而生
拾遺補闕官秩雖卑乃陛下侍臣也御史中丞官秩雖
高乃陛下法吏也侍臣見凌是不廣敬法吏壞法何以
持繩臣等又聞元和長慶中御史中丞行李遵從不過

半坊今乃遠至兩坊謂之寵街喝道唯以尊崇自處不
思僭擬之嫌陛下若不因此時特有懲革伏恐從此供
奉官輩便須迴避中丞累聖制度失自陛下臣等官叅
諫列實爲陛下惜之敕憲綱之主在指佞觸邪不在行
李自大侍臣之職在獻可替否不在道途相高其臺官
與供奉官同道聽先後而行遇途但祇揖而過其叅從
各隨本官之後少相迴避勿言衝突自今已後應各有
遵從官行李傳呼前後並不過三百步
會昌四年六月中書門下奏諫官論事臣等商量望令

唐會要 卷之五
各陳所見不要連狀涉于糾雜如有大段意見及朝廷
重事必須連狀者卽令同商量進狀不得輒有代署敕
旨依奏

咸通四年十一月以長安縣尉令狐滈爲左拾遺左拾
遺劉蛻起居郎張雲上疏論滈父綯秉權之日廣納賂
遺取李琢財物除安南致蠻寇侵擾不當居諫官之列
時綯鎮淮南上表論訴乃貶雲與元少尹蛻華陰令

符寶郎

本名符璽郎延載元年五月十一日改爲符寶郎神龍

元年正月二十二日復改爲符璽郎開元元年十一月
十日敕傳國八璽旣改爲寶其符璽郎宜改爲符寶郎
矣舊制天子八寶一曰神寶所以承百王鎮萬國二曰
受命寶所以修封禪禮神祇三曰皇帝行寶答疏於王
公則用之四曰皇帝之寶勞來勲賢則用之五曰皇帝
信寶徵召臣下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答四夷書則用
之七曰天子之寶慰撫蠻夷則用之八曰天子信寶發
番國兵則用之

貞觀十六年太宗刻受命元玉璽白玉爲螭首其文曰

皇天景命有德者昌天寶五載六月十一日敕玉璽既
改爲寶其璽書爲寶書至十載正月十五日復改爲傳
國寶後又改爲承天寶

典儀 皇朝置二人隸門下省初用人皆輕至貞觀末
李義府爲之是後常用士人焉

唐會要卷五十七

宋

王

溥

撰

翰林院

開元初置已前掌內文書武德已後有溫大雅魏徵李
百藥岑文本褚遂良許敬宗上官儀等時召八草制未
有名目乾封已後始號北門學士劉懿之禕之兄弟周
思茂元萬頃范履冰爲之則天朝以蘇味道韋承慶等
爲之後上官昭容在中宗朝獨任其事睿宗卽位後以
薛稷賈膺福崔湜爲之其院置在右銀臺門內駕在興

唐會要 卷三十一
慶宮院在金明門內駕在大內院在明福門內翰林院者本在銀臺門內麟德殿西廂重廊之後蓋天下以藝能技術見召者之所處也學士院者開元二十六年之所置任翰林之南別戶東向考視前代即無舊名貞觀中祕書監虞世南等十八人或秦府故寮或當時才彥皆以宏文館學士會于禁中內叅謀猷延引講習出侍輿輦入陪宴私十數年間多至公輔當時號爲十八學士其後永徽中故黃門侍郎顧綜復有麗正之稱開元初故中書令張說等又有集仙之比日用討論

親侍未有典司元宗以四隩大同萬樞委積詔勅文誥悉由中書或慮當劇而不周務速而時滯宜有編掌列于宮中承遵邇言以通密命由是始選朝官有詞藝學識者入居翰林供奉勅旨于是中書舍人呂向諫議大夫尹愔元充焉雖有密近之殊亦未定名制詔書勅猶或分在集賢時中書舍人張九齡中書侍郎徐安貞等迭居其職皆被恩遇至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稱學士由是別建學士院俾掌內制于是太常少卿張洎起居舍人劉光謙等首居之而集賢所掌于是罷息自

唐會要
後給事中張淑中書舍人張漸竇華等相繼而入焉其
後有韓雄閻伯璵孟匡朝陳兼蔣鎮李白等嘗在翰林
中但假其名而無所職至德已後軍國務殷其入直者
並以文詞其掌詔勅自此翰林院始有學士之名其後
又置東翰林院于金鑾殿之西隨上所在而選取其便
穩大抵召入者一二人或三四人或五六人出于所命
蓋不定數亦有以鴻儒碩學經術優長訪問質疑爲人
主之所禮者頗列其中初自德宗建置已來秩序未立
延觀之際各趨本列賢貞元元年九月始別勅令明預

班列與諸司官知制誥例同故事中書以黃白二麻爲
綸命重輕之辨近者所由猶得用黃麻其白麻皆在此
院自非國之重事拜授于德音赦宥者則不得由于斯
矣

建中四年十月德宗幸奉天時祠部員外郎翰林學士
陸贄隨赴行在天下騷擾遠邇徵發書詔日數十下皆
出贄贄操筆持紙成于須臾不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
旣成無不曲盡事情中于機會倉卒疊委同職皆拱手
嗟嘆不能有所助常啓德宗云今書詔宜痛自引過罪

唐會要 卷三十三
三
已以感動人心德宗從之故行在制詔始下聞者雖武夫悍卒無不揮涕感激議者咸以爲德宗之克平寇難不惟神武成功瓜牙盡力蓋亦文德廣被腹心有助焉貞元初李抱真來朝因前賀曰陛下之幸奉天山南時勅書至山東士卒無不感泣思奮者臣當時見之卽知諸賊不足平也

其月上居黃白苑北便門出翰林學士姜公輔叩馬諫曰朱泚常爲帥涇原素得士心昨以朱滔叛命坐奪兵權泚恒憂憤不得志不如使人捕之恐羣兇立之必貽

國患上曰已無及矣及泚僭立中外稱其先覺

興元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勅翰林學士朝服班序宜準諸司官知制誥例四年翰林學士陸贄奏曰學士私臣元宗初待詔內廷止于應和詩賦文章而已詔誥所出本中書舍人之職軍興之際促迫應務權令學士代之今朝野又寧合歸職分其命將相制詔請付中書行遣物議是之

貞元八年徵衛次公左補闕尋兼學士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升遐時順宗居東宮疾恙方甚倉卒召學士鄭絪

唐會要卷之四十一
四
等於金鑾殿時中人或云內中商量所立未定衆人未對次公遽言曰皇太子雖有疾然地居冢嫡內外繫心必不得已當立廣陵王若有異圖禍難立成網等隨而唱之衆議方定及順宗在諒闇外有王叔文輩操權樹黨無復經制次公與鄭絀處內廷多所匡正元和二年崔羣爲翰林學士爲憲宗嘉賞常宣旨云今後學士進狀並取崔羣連署方得進來羣以禁密之司動爲故事自爾學士或惡直醜正其下皆無由上言堅不奉詔三疏論奏方允

其年二月制以浙江西道水旱相承蠲放去年兩稅上供錢三十四萬餘貫凡白麻制誥皆在廷代言命輔臣除節將恤災患討不庭則用之宰臣于正衙受付通事舍人若命相之書則通事舍人承旨皆宣讀訖始下有司時內詔不宣便令奉行

三年淄青節度李師道進絹爲魏徵子孫贖宅翰林學士白居易諫曰徵是陛下先朝宰相太宗嘗賜殿材成其正室尤與諸家第宅不同官中自可贖之而令師道掠美事實非宜憲宗深然之

唐會要 卷三十一 五
五年十二月以司勳郎中知制誥李絳爲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面諭吐突承瓘用兵無功合加明責先是承瓘于軍中立聖政碑絳又以爲非舊制不可許上初甚怒色變絳執奏不已辭旨懇切因泣下上徐察其意其色稍和卒大開悟故有是拜亟命軍中拽去所立碑曰微卿言不知此爲損我翌日又面賜紫衣金魚上親爲絳擇良笏勉之曰爾他時無易此心也

其年八月九日以前朔方巡鹽節度使王佖爲右衛將軍佖在鎮無智術又召至踰月而授以衛將軍凡將相出入皆翰林草制謂之白麻佖始以貴奏罷中書草制以至李進賢皆用此例也

十三年二月上御麟德殿對召翰林學士張仲素段文昌沈傳師杜元穎以仲素等自討叛奉書詔之勤賜仲素以紫文昌等以緋

十五年閏正月翰林院奏學士及中書待詔共九人每日各給雜買錢一百文以戶部見錢充每月共米四石麵五石令司農供勅旨從之

翰林院加給自此始也

長慶元年翰林學士李德裕上疏曰伏見國朝故事駙

馬緣是親密不合與朝廷要官往來開元中禁止尤切
訪聞近日輒至宰相及要官私第此輩無他才技可以
延接唯是洩漏禁密交通中外羣情所知似爲甚弊其
朝官素是雜流則不妨來往若職在清列豈可知聞伏
望宣示宰臣其駙馬諸親今後公事卽于中書見宰相
不得更詣私第上然之初穆宗在東宮素聞李吉甫之
名及卽位旣見德裕尤重之禁中書詔大手筆多令德
裕草之常與李紳元禎俱在翰林以學識才名深相欵
密

四年三月翰林學士韋處厚上疏曰臣聞汲黯在朝淮
南不敢謀反干木在魏諸侯不敢加兵夫王霸之理皆
以一士而止百億之師以一賢而制千里之難伏以裴
度勲高中夏聲聞外夷廷湊克融皆憚其用吐蕃回鶻
悉服其名今若置之巖廊委其叅決西夷北虜未測中
華河北山東必稟廟算况幽鎮未靖尤資重臣管仲曰
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治亂之本非有他術
順人則治違人則亂伏承陛下當食嘆息恨無蕭曹今
有一裴度尚不留驅策此所以馮唐感悟漢文雖有廉

頗李牧不能用也大都宰相當委之信之親之禮之於
事不効於國無勞則置之散寮黜之遠郡如此則在位
者不敢不勵將進者不敢苟求陛下存始終之分但不
永棄則君臣之厚也今進者皆負四海責望退亦不失
六曹尚書不肖者無因而懲賢者無因而勸臣與逢吉
素無私嫌臣被裴度無辜貶官今之所陳上答聖明下
達羣議披肝感激伏地涕泣伏乞鑒臣愛君矜臣體國
則天下幸甚初山南東道節度使牛元翼家屬悉爲鎮
州節度使王廷湊所害穆宗深嘆宰輔之不才致使奸

兇久不率化因是處厚疏薦裴度

其年四月賜翰林學士高鉞錦綵七十匹以上在左軍
夜宿直之故也

其年七月翰林學士韋處厚於浴堂中因諫游畋及晏
起曰臣有大罪願碎首于陛下前上曰何事處厚對曰
臣不以死諫先聖令先聖好畋及色以致不壽合當誅
戮所以不死諫者爲陛下在春宮年已十五今陛下皇
子始一歲臣是以不避死亡之誅上大悅深感其言賜
錦綵一百匹銀器四事

其年十月翰林院侍講學士諫議大夫高重侍講學士
中書舍人崔郾中書舍人高鉞於思政殿中謝崔郾奏
陛下授臣職以侍講已八箇月未嘗召問經義臣內慙
尸祿外愧羣寮上答曰朕機務稍閒當召卿等請益高
鉞對曰意雖求治誠恐萬方或未之信若未加躬親何
以示憂勤之至上深納其言各賜錦綵五十匹銀器二
事

寶歷元年路隨爲翰林學士有以金帛謝除制者必叱
而却之曰吾以公事接私財耶終無所納

二年敬宗以翰林學士崇重不可褻狎欲別置東頭學
士以備曲宴賦詩京兆尹劉栖楚薦前進士熊望文藝
可充學士事未行而帝崩

太和元年四月翰林院奏準舊例學士每人每日於戶
部請雜買錢一百文伏以數目至少雜買不充伏請每
人每日於戶部更加一百文冀免欠闕勅旨依奏
開成四年二月勅翰林學士宜準舊例遇節假每一人
入直

大中六年十二月勅翰林學士自今以後官至郎中令

唐會要卷之九十一
知制誥其餘並依本官月限及准外制例處分

十年黨項屢擾河西上召翰林學士問邊計學士畢誠
卽援引古今論列破羌之計上悅曰吾方擇能帥安集
河西不期頗牧在吾禁署卿爲朕行乎誠欣然從命卽
日授邠寧節度河西供軍安撫等使誠至軍遣使告諭
叛徒諸羌率化又以邊境禦戎兵多積穀爲上策乃召
募軍士開置屯田歲收穀三十萬斛詔書嘉之

十四年三月勅左拾遺劉鄴充翰林學士

中和二年僖宗幸蜀時黃巢犯京畿關東用兵書詔重

委翰林學士杜讓能草辭迅速筆無點竄動中事機上
嘉之遷戶部侍郎承旨及沙陀逼京師僖宗倉黃出幸
是夜讓能宿直禁中聞難作步出從駕出城十餘里得
遺馬一匹無羈勒以紳絡而乘之駕在鳳翔朱玫兵遽
至僖宗急幸寶雞縣近臣唯讓能獨從再幸梁洋棧道
險阻之間不離左右帝顧之曰朕之失道再致播遷險
阻之中卿常在側古所謂忠於所事卿無負矣讓能對
曰臣家世歷重任蒙國厚恩陛下不以臣愚擢居近侍
臨難苟免臣之耻也獲扞牧圉臣之幸也帝益嘉之

唐會要
大順二年十月宣每進書詔書別錄小字本留內永爲定式

乾寧二年十月賜渤海王大瑋瑋勅書翰林稱加官合是中書撰書意諮報中書

三年二月承旨榜子凡中書覆狀奏錢物如賜召徵促但畧言色額其數目不在言內但云並從別勅處分中書覆狀如云中書門下行勅其詔語不得與覆狀語同其年七月翰林學士承旨陸展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故事三署除拜有光署錢以宴舊僚內署卽無此例展入

相之日送學士光院錢五百貫特舉新例內署榮之仍定例將相各二百千使相五百千觀察使三百千度支三百千鹽鐵二百千戶部一百千

天復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學士柳璨准宣於興政殿令到院宣示待詔自今後寫勅書後面不得留空紙但圓融書勅交日便當日示訖

尚書省諸司上

尚書省

武德元年因隋舊制爲尚書省龍朔二年二月四日改

爲中臺咸亨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改爲尚書省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爲文昌臺垂拱元年二月二日改爲都臺咸亨初復爲尚書省長安三年閏四月十五日又改爲中臺神龍元年二月四日改爲尚書省故事內外白司所受之事尚書省皆印其發日爲立程限京府諸司有符移關牒下諸州府必由都省以遣之故事除兵部吏部外共用都司印至聖歷二年二月九日初備文昌臺二十四司印本司郎官主之歸則收於家建中三年左丞趙涓始令納於直廳其假日及不及

日卽都用當郎官本司印餘印亦都不開

故事叔父兄弟不許同省爲郎官格令不載亦無正勅貞觀二年十一月韋叔謙除刑部員外郎三年四月韋季武除主爵郎中其年七月韋叔諧除庫部郎中太宗謂曰知卿兄弟並在尚書省故授卿此官欲成一家之美無辭稍屈階資也其後同省者甚多近日非特恩除拜者卽相迴避

龍朔三年六月十五日上謂左肅機崔餘慶曰中臺政本衆務所歸分列曹僚司存是屬事無大小咸藉用心

唐會要 卷三十三
至如科料雜物須詳出處比來曹司曾不以留意致使
科取不詳出處不料遠方百姓勞弊特甚當官若此豈
無所愧自今以後不得更然

上元三年閏三月二十日制尚書省頒下諸州府縣並
宜用黃紙

久視元年九月二十二日勅都省諸司既有主事更不
須著人帖直

神龍二年九月一日勅門下及都省宜日別錄制勅每
三月一進

開元二年四月五日勅在京有訴寃者並於尚書省陳
牒所由司爲理若稽延致有屈滯者委左右丞及御史
臺訪察聞奏如未經尚書省不得輒入于三司越訴
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勅尚書省諸司有勅後起請及
勅付所司商量事並錄所請及商量狀送門下及中書
省各連於元勅後所申仍于元勅年月前云起請及商
量如後

永泰二年四月十五日制周有六卿分掌國柄各率其
屬以宣王化今之尚書省卽六官之位也古稱會府實

曰政源庶務所歸比于喉舌猶天之有北斗也朕纂承
丕緒遭遇多難典章故事久未克舉其尚書宜申明令
式一依故事諸司諸使及天下州府有事准令式各申
省者先申省司取裁并所奏請勅到省有不便于事者
省司詳定聞奏然後施行自今以後其郎官有闕選擇
多識前言備諳故事志業正直文史兼優者勿收虛名
務取實用六行之內衆務畢舉事無巨細皆中職司酌
于故實遵我時憲凡百在位悉朕意焉

大曆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勅西漢以二府分治東京以

三公總務至於頒錄天下之綱練覈萬事之要邦國善
否出納之由莫不處正於會府也令僕以綜詳朝政丞
郎以彌綸國典法天地而分四叙配星辰而統五行元
元本本於是乎在九卿之職亦中臺之輔大小之政多
所關決自王室多難內外經費徵求調發皆迫於國計
切于軍期率以權便裁之新書從事且救當時之急殊
非致治之道今外虞旣平罔不率俾將明畫一之法大
布維新之令甄陶化源去末歸本其度支使及諸道轉
運常平鹽鐵等使宜停國之安危不獨注于將相政之

治亂固亦在于庶官尚書侍郎左右丞叅領要重朕所親倚固當朝夕進見以之匡益也又省寺之務多有所分簡而無事曠而不接令大舉綱目重頒憲章並宜詳校所掌明徵典故

十四年六月勅天下諸使及州府須有改革處置事一切先申尚書省委僕射以下商量聞奏不得輒自奏請建中三年正月尚書左丞庾準奏省內諸司文案準式並合都省發付諸司判訖都省勾檢稽失近日以來舊章多廢若不由此發勾無以總其條流其有引勅及例不由都省發勾者伏望自今以後不在行用之限庶絕舛繆式正彝倫從之

貞元二年正月宰相崔造奏請尚書省六職令宰臣分判乃以宰臣齊映判兵部承旨及雜事李勉判刑部劉滋判吏部禮部崔造判戶部工部至三月三日勅尚書郎除休暇宜每日視事自至德以來諸司或以事簡或以餐錢不充有間日視事者尚書省皆以間日先是宰相張延賞欲事歸省司恐致稽擁准故事令每日視事無何延賞薨復間日矣

唐會要
卷三
五
八年勅令授臺省官者各具舉主名于授官書詔先是
郎官缺左右丞舉之御史缺大夫中丞舉之詔書不具
所舉官名及趙憬陸贄爲相建議郎官不宜專於左右
丞宜令尚書及左右丞侍郎各舉本司其授官詔書仍
具所舉官名御史亦如之異日考殿最以觀舉主能否
乃從之

十一年十月罷吏部司封司勳寫急書告身官九十一
員自天寶以來征伐多事每年以軍功官授官十萬數
皆有司寫官告送本道兵部因置寫官告官六十員給

糧經五年後州以官無何吏部司封司勳兵部各置十
員大厯已後諸道多自寫官告急書官無事但爲諸曹
役使故宰臣請罷之

元和二年正月尚書左丞鄭元璿請取河中羨餘三千
貫充助都省厨本錢從之

三年五月尚書右僕射判度支裴均奏請取荆南雜錢
一萬貫修尚書省從之

州府羨餘而用之於尚書省
以爲功遂從其請其失亦甚

十三年勅應同司官有大功已上親者非連判及勾檢
之官長則不在迴避改授之限況故事不必明文具存

唐會要 卷三十一
其有官署同職異司雖父子兄弟亦無所嫌起今已後
宜准天寶二年七月勅處分時刑部員外楊嗣復以父
於陵新除戶部侍郎遂以近例避嫌請出省宰臣等舉
令式奏請故有是命焉

太和元年六月勅元和長慶中皆因用兵權以濟事所
下制勅雖以通行宜令尚書省取元和以來制勅叅詳
刪定乞送中書門下議定聞奏

會昌五年六月勅漢魏以來朝廷大政必下公卿詳議
搏求理道以盡羣情所以政必有經人皆向道比事深

關禮法羣情有疑者令本司申尚書省下禮官叅議如
是刑獄亦先令法官詳議然後申刑部叅覆如郎官御
史有能駁難或據經史故事議論精當卽擢授遷改以
獎之如言涉浮華都無經據不在申聞
六年八月太僕卿渾侃乘馬過都堂門勅旨渾侃久在
班行合知典故致此論列須示薄懲宜罰一月俸

大中四年兵部侍郎令狐綯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奏曰
故事帶尚書省官合先省上上日同列集於少府監先
是白敏中崔龜從曾爲太常博士至相位欲榮其舊署

乃改集於太常禮院今請依舊集少府監從之
武德令吏禮兵民刑工等部貞觀令吏禮兵民刑工等
部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爲六官准周禮分卽今之次
第乃是也
故事以兵吏及左右司爲前行刑戶爲中行工禮爲後
行每行各管四司而以本行名爲頭司餘爲子司顯慶
元年七月二十一日改戶部尙書爲度支尙書侍郎亦
准此遂以度支爲頭司戶部爲子司至龍朔二年二月

四日復舊次第也

尙書令

武德初因隋舊制尙書令置官一員龍朔二年二月七
日廢尙書令官員貞觀元年六月一日除秦王席德元
年七月十一日除雍王十一月三日除郭子儀大曆十
四年閏五月十五日除太尉加尙父寶曆元年五月三
日李輔國除司空加尙父國朝尙父惟此二人故附於
尙書令之下也

德宗旣封雍王爲天下兵馬元卽收復東都至廣德元

唐會要 卷三十一
年遂拜爲尚書令自太宗爲此官爾後廢省至是代宗以德宗有大勲特拜焉至建中二年十一月除郭子儀尋亦懇讓而罷

左右僕射

龍朔二年二月四日改爲左右匡政咸亨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改爲左右僕射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爲文昌左右相神龍元年二月四日又改爲左右僕射開元元年十二月一日改爲左右丞相天寶元年二月二十日復改爲左右僕射

尚書左右僕射自武德至長安四年已前並是正宰相初豆盧欽望自開府儀同三司拜左僕射旣不言同中書門下三品不敢叅議政事數日後始有詔加知軍國重事至景雲二年十月韋安石除左僕射東都留守不帶同一品自後空除僕射不是宰相遂爲故事

貞觀二年勅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應奏者乃關左右僕射房元齡明達更事輔以文學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與杜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至於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上每與元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

唐會要 卷三
能決及如晦至卒用元齡之策蓋元齡善謀如晦能斷
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者推房杜
焉

三年三月十日太宗謂房元齡杜如晦曰公爲僕射當
須廣開耳目求訪賢哲有武藝謀畧才堪撫衆者任以
邊事有經明德修通悟性理者任以侍臣有明幹清慤
處事公平者任以劇務有學通今古識達政術者任以
治人此乃宰相之宏益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
能助朕求賢哉因勅尚書細務屬于左右丞惟枉屈大

事合聞奏者關於僕射

上元二年劉仁軌爲左僕射戴至德爲右僕射每遇伸
訴冤滯者仁軌輒美言許之至德卽先據理難詰若有
理者密爲奏之終不露已之斷決由是時譽歸于仁軌
常于仁軌更日受詞訟有老嫗陳詞至德已收牒省視
老嫗前曰本謂是解事僕射所以來訴公乃是不解事
僕射却付牒來也至德笑而還之議者尤稱長者或有
問至德不露已斷決之事者至德曰夫慶賞刑罰人主
之權柄凡爲人臣豈得與人主爭柄哉

元和三年四月裴均于尚書省都堂上僕射其送印及呈孔目唱案授案皆尚書郎爲之文武三品以上官升階列坐四品五品郎官侍御史以次謁見拜於廳下然後召御史中丞左右丞侍郎升階答拜初開元中張說爲右丞相元宗令其選日上因制儀注極其尊大自非中書門下及諸三品已上是日皆坐受其禮時人或徵其所從來答曰聖歷中王及善豆盧欽望同日拜文昌左右相亦嘗用此儀當時以說方承恩寵不敢復詰因爲故事非舊典也

六年十月御史中丞竇易直奏臣謹案唐禮諸冊拜官與百僚相見無受拜之文又諫議大夫至拾遺御史中丞至殿中侍御史並爲供奉官不合異禮今僕射初上之日或答拜階上合拜庭中因循踏駁之制每致沸騰之議伏請下尚書太常禮院詳議永爲定制使得遵行于是太常卿崔邠召禮官等叅議禮官議曰按開元禮有冊拜官上儀初上者咸與卑官答拜今左右僕射皆冊拜官也令准此禮爲定伏尋今之所行儀注其非典禮之文又無格勅爲據斯乃越禮隨時之法有司尋合

釐正豈待議而後革也伏以開元禮者其源太宗創之
高宗述之元宗纂之曰開元禮後聖于是乎取則其不
在禮者則有不可以傳今僕射初上受百寮拜是舍高
宗元宗之祖述而背開元之正文是有司失其傳而又
云禮得無咎哉今既奉明詔詳定宜守禮文以正之議
者或云致敬之禮或有二品拜一品四品拜二品如之
何致敬則先拜所以下文云丞相令助教拜博士即今
丞及助教必先拜之是也非不答拜何者禮記云大夫
士相見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

拜主人是謂致敬又曰非國君無不答拜者鄭元注曰
禮尚往來又曰君子士不答拜非其臣則答之鄭元注
曰不敢臣人之臣今僕射不答拜是臣其百僚不亦重
乎又按漢制八座及丞郎初拜官並集都堂交禮僕射
八座也又無不答之文伏以左右僕射舊左右丞相也
次三公答拜而僕射受之固非倫也且約三公上儀及
開元禮而爲儀注庶幾等威之序允歸至當之論太常
卿崔邠博士衛中行馮宿等並同所見于是修改舊儀
送都省集衆官詳議七年二月尚書左丞段平仲奏曰

謹按開元禮應受冊官初上儀並合與卑官答拜又准
令文僕射班品在三公之次三公上儀而嘗與卑僚答
拜僕射上獨受侍郎中丞等拜考之國典素無明文因
循乖越切在釐革太常所定儀制依據三公上儀其間
或有增損事體深爲折衷酌爲永制可以施行應同所
見各得連署太常禮院儀注及兵部尚書王詔等三十
三人叅議所見如前制可

十五年時以僕射上事儀注前後不定中丞李漢奏定
朝議未允中書門下奏請依元和七年已前儀注左右

僕射上日受諸司四品六品丞郎以下拜諫議大夫兼
史館修撰王彥威奏論曰臣謹按開元禮凡受冊官並
與卑官答拜國朝官品令三師三公正一品尚書令正
二品並是冊拜授官上之日亦無受朝官再拜之文僕
射班次三公又是尙書令副貳之職雖端揆之重有異
百僚然與羣官比肩事主禮曰非其臣則答之又曰大
矣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卽僕射上日受常
叅官拜事頗非儀況元和七年七月已經奏議酌爲定
制編在國章近年上儀又有拜受之禮物論未安請依

元和七年勅爲定時李程爲左僕射宰執難于改革雖
不從其議論者稱之

太和三年四月中書舍人李啓奏伏奉勅旨宜令左右
常侍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審同詳議僕射與御
史中丞以下街衢相遇儀式奏聞者謹按儀制令諸文
武官隔品卑者皆拜其准令應致敬而非相統屬者則
不拜致敬之式在途則斂馬側立又按舊儀僕射上日
除兩省供奉官外尚書省御史臺及諸司四品以下皆
拜于階下蓋以端揆之重師長百僚雖在別司皆爲統

屬故用隔品拜禮非爲無據臣續准元和七年二月七
日勅雖停拜禮每至上日臺官就僕射廳事列班送上
與尚書省官不異則途遇致敬在不疑臣等又按令文
屬官于街衢相遇隔品者致敬禮絕者下馬無迴避之
文雜令所言轉避貴重賤者祇謂迂直之間各申遜讓
非令藏匿惟車駕出入警蹕行人事關嚴上不屬臣下
但卑僚自後多就他途百姓無知亦皆相效道途迴避
因此成例就中臺官以職在彈糾人情畏奉他官相遇
苟務推崇始自私敬漸爲公禮相循旣久將謂合然寵

唐會要 卷三
街專道止絕行旅奔避不及卽以爲罪徵異說于前古
訪近例于走卒國章明具不復檢尋遂于師長亦欲均
禮臣等自奉勅詳定累牒禮部及太常禮院御史臺檢
詳武德以來禮令制勅各得牒報並無臺官於僕射合
與司官不同之文臣等詳議伏請自今以後御史中丞
以下與僕射相遇依令致敬歛馬立侍僕射過僕射謝
官曰大大中丞與三院御史就幕次叅見其觀象門外
立班旣以後至爲重大夫中丞到班後朝堂所由引僕
射就立傳呼贊導如大夫就列之儀僕射朝退出宣政

門朝堂所由贊引至幕次及興化門待與叅從相得而
退御史大夫與僕射旣隔品自合分道而行庶輕重得
宜典章不紊勅旨僕射實百僚師長國初爲宰相正官
品秩至崇儀制特異近或勳臣居任遂使故事不行卑
列上凌舊章下替昨令叅議頗爲得中宜付所司永爲
定制

四年九月中書門下奏左右僕射伏准僕射上儀故事
自御史中丞吏部侍郎以下羅拜階下准元和七年雜
定儀注全無受拜之禮當時蓋以僕射非其人所以殺

禮臣等以爲祇合係官之輕重不合爲人而升降受中丞侍此拜則似太重答郎官以下拜則似太輕臣等商量令諸司四品以下官及御史臺六品以下并郎官並望准故事餘依元和七年勅處分勅旨宜依其年十一月中書門下奏左右僕射上請受四品六品丞郎以下拜並望准元和七年以前儀注便令所司約此撰儀注從之

會昌二年正月宰臣陳夷行崔珙等請改僕射上日受京四品官拜儀注臣等伏尋禮令並無僕射上日受京

四品官拜儀注近年禮變多傳舊例省司四品官自左右丞部侍郎御史中丞皆羅拜階下以爲隔品致敬按諸禮致敬是先拜後拜之儀非受拜之謂又准禮皇太子初見上臺羣官卽行致敬之禮羣官先拜後答拜蓋以尊無二上禮須避嫌僕射與四品官並列朝班比肩事主豈宜務修僭越獨示優崇況事有應變從權禮有沿革損益受拜旣無根據隨俗則亂憲章臣等嘗見故吏部尚書鄭餘慶議僕射上日儀制不與隔品官抗禮其時竇易直爲御史中丞奏非鄭餘慶所議及易直爲

僕射貪榮近利忘棄前志羣情鄙之在列有拂衣而請
告者臣等過蒙寵異擢任師長不願失禮取誚於時臣
等又按禮記云大夫士非見國君無不答拜又曰君子
士不答拜今僕射不答拜是臣其百僚傳為故事何所
取法伏准開元元年改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位次三
公三公答拜而僕射受之固非宜也臣等上日伏請依
三公上儀垂為定制如蒙聽允望令所司約此撰儀注
從之

大中三年正月三日勅節文三公僕射不常除官每至
上時須有聚會宜令度支戶部准開貢例勾當局席取
京兆府本色錢不得令府司差派百姓

唐會要卷五十八
左右丞
武德元年因隋舊制不改至龍朔二年二月四日改爲
左右肅機咸亨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復爲左右丞舊
勅曰元閣會府區揆實繁都省勾曹管轄基重還依仍
舊之職未協維新之政其文昌左右丞進爲從三品階

唐會要卷五十八

宋 王 溥 撰

尚書省諸司中

左右丞

武德元年因隋舊制不改至龍朔二年二月四日改爲

左右肅機咸亨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復爲左右丞舊

勅曰元閣會府區揆實繁都省勾曹管轄基重還依仍

舊之職未協維新之政其文昌左右丞進爲從三品階

舊之職未協維新之政其文昌左右丞進爲從三品階

唐會要卷五十八

書